B
126
S415
v. 5

EAST ASIAN LIBRARY
[illegible]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illegible] St. George Street
[illegible]
[illegible] CANADA M5S 1A5

兩晉清談卷七目錄

蔡邕月令　共論太極
君便其一　立宅烏衣巷
營護孤寡　改慶爲賀
無援於朝　燒鋸截一賀頭
當爲言及　兄弟不相爲後
如此偉才　吳越春秋
皆南金也　三世傅東宮
品評名士　援笳而吹

刁氏家財　乃復作刧
刻畫無鹽　三日僕射
火攻下策　此中何所有
見顗面熱　伯仁由我而死
褻朋友服　卞氏六龍
豈須馬哉　忠孝一門
爪甲穿達手背　書跡類帝
但作大函　君子營
還我侍中右衛　皆稱曾孫

應命立成　蒼頭士風

當容車馬　阿鄙故有才具

郭公清囊　吾能活馬

作法取婢　是爲驢鼠

筮驗　客傲

羽衣就湮　當即爲陸

致天子問　厠上相尋

後自當知　白狗墓金

郭璞著作　葛仙公

勾漏丹砂　抱朴子
尸解　噉韮留白
的顱　秋夜南樓
帝嫌扇舊　大舅已亂天下
東之高閣　佳吏部
援猛獸箭　我買德也
故進新衣　家有名士
迴策如縈　臣叔不癡
蝨魚犯夜　我始欲愁

祖不及孫　江東米價
內諱不出門　不爲虛讓
膝上排下　足自當止
性急　正用第二人
廢莊論　標明賢勝
幽明報應

華亭王如金善香氏校

蔡邕月令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舉秀才尙書郎陸機策之曰在昔哲王象事脩物明堂所以崇上帝淸廟所以寧祖考辟雍所以班禮教太學所以講藝文此蓋有國之盛典爲邦之大司亡秦廢學制度荒闕諸儒之論損益異物漢氏遺作居爲異事而蔡邕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從對曰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敬恭明祀永光孝道也其大數有六古者聖帝明王南面而聽政其六則

以明堂爲主又其正中皆云太廟以順天時施行法令宗祀養老訓學講肄朝諸侯而選造士備禮辯物一教化之由也故取其宗祀之類則曰淸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辟廱異名同事其實一也是以蔡邕謂之一物

共論太極　瞻與顧榮同赴洛在塗共論易太極榮曰太極者蓋謂混沌之時矇昧未分日月含其輝八

卦隱其神天地混其體聖人藏其身然後廓然既變清濁乃陳二儀著象陰陽交泰萬物始萌六合闓拓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誠易之太極也而王氏云太極天地愚謂未當瞻曰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係其遺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稱易準天無復其餘也夫天清地平兩儀交泰四時推移日月輝其間自然之數雖經諸聖孰知其始吾子云矇昧未分豈其然乎聖人人也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身於未分之內老氏先

天之言此虛誕之說非易者之意也意者直謂太極極盡之稱言其理極無復外形外形既極而生兩儀王氏指向可謂近之古人舉至極以爲驗謂二儀生於此非復謂有父母若必有父母非天地其孰在

君便其一　明帝常獨引瞻於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

立宅烏衣巷　瞻性靜默少交遊好讀書或手自抄寫凡所著述詩賦牋表數十篇兼辯音樂殆盡其妙

立宅於烏衣巷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翫焉

營護孤寡　瞻慎行愛士老而彌篤尚書閔鴻太常薛兼廣川太守河南褚沉給事中宣城章遼歷陽太守沛國武陔並與瞻素疎咸藉其高義臨終託後於瞻瞻悉營護其家同於骨肉焉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瞻恤其家周至及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

改慶爲賀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漢安

帝時爲侍中避安帝父諱改爲賀氏

無援於朝　循爲陽羨令以寛惠爲本不求課最後爲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迴避歲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政教大行鄰城宗之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䟽薦之

燒鋸截一賀頭　元帝與循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皓嘗燒鋸截一賀頭是誰耶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答帝甚愧之三日不出

當為言及　張闓住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至破岡衆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為言及之闓聞而遽毀其門

兄弟不相為後　循時拜太常宗廟初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為世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循議以為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

如此偉才　楊方字公回少好學有異才初為郡鈴下

威儀公事之暇輒讀五經內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以門人禮始得周旋貴人間時虞譚兄弟以儒學立名雅愛方爲之延譽恢常遣方爲文荐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送以示循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邪聞處舊黨之中好有謙冲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凋獘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

田之善秀姿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爲世英位爲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爲貴昔許子將拔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龐德公於畎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爲難及也循遂稱方於京師

吳越春秋　方自以地寒不願久留京華求補遠郡欲閑居著述尊從之補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鉤沉更撰吳越春秋并雜文章行世

指南金也　薛兼字令長丹陽人淸素有器宇少與同

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爲五儁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

三世傅東宮　薛兼祖綜父瑩仕吳有名兼仕晉遷尚書領太子少傅自綜至兼三世傅東宮談者美之

品評名士　劉訥字令言彭城人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名士而嘆曰王夷甫太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宏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

援笳而吹　劉疇字王喬訥之子少有美譽善談名理

會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羣胡皆垂泣而去永嘉中位至司徒左長史尋爲閻鼎所殺司空蔡謨每嘆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又王導初拜司徒謂人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也

刁氏家財　刁協字元亮渤海饒安人兄弟子侄以貨殖爲務奴客縱橫固吝山澤爲京口之蠹裕散其資蓄令百姓稱力而取之彌日不盡時天下饑弊

編戶賴之以濟

乃復作刼　戴若思廣陵人少好游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床指麾得宜機在舫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刼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劍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

刻劃無鹽　周顗字伯仁有重名於時庾亮嘗謂之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劃無鹽唐突西施也

三日僕射　顗以雅望獲海内盛名後頗以酒失爲僕射畧無醒日時號爲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顗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顗遇之欣然出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顗醒使視客已腐脅而死

火攻下策　顗性寬裕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顗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顗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此中何所有　王導甚重顗嘗枕顗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又於導坐傲然嘯咏導云卿欲希嵇阮邪顗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

見顗面熱　王敦素憚顗每見顗輒面熱雖復冬月扇面手不得休

伯仁由我而死　初王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顗將入導呼顗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

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
在門又呼顗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
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
導不知救已甚銜之敦既得志問導曰周顗戴若
思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答又曰若
不三司便應僕令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
爾導又無言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已殷
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
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製朋友服　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初京兆韋泓以喪亂相依詹衣食婚宦之後泓位至少府卿既受詹生成之惠及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卞氏六龍　卞壼字望之濟陰冤句人父粹以清辯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元仁無雙元仁粹字

豈須馬哉　庾亮召蘇峻壼力爭之不得及峻將反司馬任台勸壼宜畜良馬以備不虞壼笑曰以逆順

論之理無不濟萬一不然豈須馬哉

忠孝一門　蘇峻之逆壼與二子眕盱同時遇害眕母

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

乎徵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

之道萃於一門

爪甲穿達手背　壼死於王事其後盜發墓尸僵鬢髮

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

錢十萬以修塋兆

書跡類帝　劉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爲元帝所拔恒

親侍左右遂從渡江轉安東府舍人專掌文檄相
府建又爲舍人于時天下擾亂伐叛討貳超自以
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絶不與人交
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

但作大函　超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爲百姓所懷常
年賦稅主者常自四出詰評百姓家貲至超但作
大函村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
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

君子營　超爲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

超因統其衆以宿衛號君子營

還我侍中右衛　蘇峻之逆遷帝石頭時大雨道陷帷

超與侍中鍾雅步從賊給馬不肯騎時饑饉米貴

峻所遺一無所受後謀奉帝而出未及期事泄峻

使任讓將兵入收超及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

侍中右衛任讓不奉詔因害之及峻平任讓與陶

侃有舊侃欲持不誅之請於帝帝曰任讓是殺我

侍中右衛者不可宥遂誅讓

皆稱曾孫　鍾雅字彥胄穎川長社人爲尚書右丞時

有事於太廟雅奏曰陛下繼承世數於京兆府君爲元孫而今祝文稱曾孫恐此因循之失宜見改正又禮祖之昆弟從祖父也景皇帝自以功德爲世宗不以伯祖而登廟亦宜除伯祖之文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已下皆稱曾孫此非因循之失也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稱伯祖不安如所奏

應命立成　孫惠字德施吳國富陽人以擅殺成都王穎牙門將懼罪遁後詭稱南岳逸士秦祕之上書

東海王越卽用爲從事中郎越誅周穆等夜召參軍王廙造表廙戰懼壞數紙不成時惠不在越嘆曰孫中郎在表久就矣越遷太傅以惠爲軍諮祭酒數諮訪得失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采

蒼頭士風　熊遠字孝文豫章南昌人祖翘嘗爲石崇蒼頭而性廉直有士風黃門郎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還鄉里

當容馬車　陳頵字延思陳國苦人少好學有文義父

訢立宅起門頳曰當使之容馬車訢笑從之仕爲郡督郵檢獲隱匿者三千人爲一州尤最大守劉亨援爲主簿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頳讚麗着二音頭頳頳大也見說文

阿鄙故有才具　高崧字茂琰廣陵人時謝萬爲豫州都督疲於親賓相送方卧在室崧徑造之謂曰卿今疆理西藩何以爲政萬粗陳其意崧便爲敘刑政之要數百言萬遂起坐呼崧小字曰阿酃故有才具邪

郭公青囊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于陰陽算歷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

吾能活馬　璞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爲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

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邱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

作法取婢　璞行次廬江將促裝去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

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攜婢去

是爲驢鼠　宣城太守殷祐引璞爲叅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腳腳類象胷前尾上皆白大力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兕匪虎身與鬼幷精見二午法當爲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爲驢鼠卜適

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郑亭驢山君鼠使詣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

筮驗　殷祐遷石頭都護璞隨之時有鼯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倘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忽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興大守袁琇或以問璞璞曰卯爻發而沴金此木

不曲直而成災也王導深重之引參已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柏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栢樹粉碎時元帝初鎮建鄴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爲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鐘以告成功上有勤銘應在人家井泥

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卽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鐘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人莫識

客傲

璞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干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恆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

羽衣就淫　元帝永昌元年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旣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於宮中璞疏諫

當卽爲陸　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

致天子問　璞嘗爲人葬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

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耶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

厠上相尋　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厠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厠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爲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

蘇峻之難

後自當知　有姓崇者搆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崗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崗頭璞曰必在雙栢樹下既至果然復云此樹應有大鵲巢衆索之不得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鵲巢密葉蔽之初璞中

興初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人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

白狗墓金　庾冰令璞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妾祕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衆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

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而爲桓溫
所滅

郭璞著作　璞作江賦南郊賦其文甚偉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抄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別爲音義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子
驁官至臨賀太守

葛仙公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祖系吳大鴻臚父

悌吳平入晉爲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棊局幾道樗蒱齒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卻掃未嘗交遊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元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學悉得其法於隱後以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元元亦內學逆占

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元業兼綜練醫

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

勾漏丹砂　洪以年老欲煉丹祈遐壽聞交阯出丹求

爲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

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

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嶽表補東宮太守

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爲記室參軍在山積

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作自序

抱樸子　洪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云駁難

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元賾析理入微

尸解　洪在廣州忽與太守鄧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顏色如生體

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

云

瞰薙留白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蘇峻之逆南奔溫嶠嶠素重亮雖在奔敗猶欲推爲都統亮固辭及與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至潯陽旣有憾於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求見耶便談宴終日亮瞰薙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爲亮云故可以種

侃於是尤相稱嘆云非唯風流兼有為政之實

的顱　亮所乘馬有的顱殷浩以為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慙而退

秋夜南樓　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

帝嫌扇舊　庾懌字叔預亮弟也嘗以白羽扇獻成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工匠先

居其下管絃繁奏夔牙先聆其音懌之上扇以好不以新

大舅已亂天下　懌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覺而飲犬犬斃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耶懌聞遂飲鴆而卒

東之高閣　庾翼字稚恭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畧京兆杜乂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所任耳見桓溫總角之中便期之以遠畧

佳吏部　桓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榮九世孫有人倫識鑒時人方之許郭嘗過輿縣縣宰東海徐寧字安期通朗博涉彝遇之欣然停留累日結交而別先是庾亮每屬彝覓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爲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眞海岱清士因爲叙之卽遷吏部郎歷顯職

拔猛獸箭　桓石虔豁之子小字鎭惡有才幹趫捷絕倫從父在荊州於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

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虎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虎亦跳高於獸身猛獸伏復拔一箭以歸從溫入關冲為苻健所圍垂没石虎躍馬赴之拔冲於數萬衆之中而還莫敢抗者三軍嘆息威震敵人時有患瘧疾者謂曰桓石虎來以怖之病者多愈

我買德也　桓冲字幼子溫弟也初彝亡後冲兄弟並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由得之溫乃以冲為質羊主甚富言不欲為質幸為養買德郎買德郎冲

小字也及冲爲江州出射羊主於堂邊看冲識之
謂曰我買德也遂厚報之

故進新衣　冲性儉素嘗浴後其妻送以新衣冲大怒
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衣不經新何緣得
故冲笑而服之

家有名士　王湛字處冲司徒渾之弟幼有隱德不交
當世冲素簡淡器量隤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
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
之濟嘗詣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

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
元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濟才氣抗邁於湛
畧無子侄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
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然乃嘆曰家有名士三十
年而不知濟之罪也

廻策如縈　王濟詣叔湛已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
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
此馬姿容既妙廻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
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

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當與
巳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别也
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躓而督郵馬如常濟
益嘆異

臣叔不癡　濟既見叔湛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
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見濟輙調之曰
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
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
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

有餘湛聞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

盜魚犯夜　王承字安期湛子爲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寧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

我始欲愁　承東渡江時道路梗塞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夸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嘆曰人言愁我始欲愁

祖不及孫　承少有重譽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祖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爲祖不及孫孫不及父

江東米價　王述字懷祖少孤承子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爲中兵屬既見無他言唯問以江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

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

不及耳

內諱不出門　述爲揚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初至主簿

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

出門餘無所諱

不爲虛讓　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

至除常侍中書令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曰

汝謂我不堪耶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

曰既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膝上排下　王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爲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耶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

足自當止　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修家具爲州司所發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人未之達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

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于昔焉

性急　述性急爲累嘗食鷄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鷄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踏之又不得嗔甚掇內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性麤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

正用第二人　王坦之字文度述子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爲之語曰盛德絶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僕射江彪領選將擬爲尚書

郎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彪遂止

廢莊論　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

標明賢勝　坦之嘗與殷康子書言公謙之義又孔嚴著通葛論坦之與書贊美之

幽明報應　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

言訖不見坦之詩亦卒

兩晉清談卷八目錄

此舅此甥　連月不醒
蔡州荻　長短說
死守喪車　足以殺賊
中興方伯　王何罪深桀紂
目疾古方　三嘏
居下訕上　故常奴耳
第一復讎　以子戲父
張孝廉船　下自當㛐

辯謙
陽醉大吐
向哭伯仁
王白鬚
家疾不入
修屋爲能
鬻魚蝦鮓
興陂溉田
拜墓無限
食酪得疾
索酒澆柱
斗酒柈肉
唯設茶果
所聞異此
志圖作佛
欲傾家釀
今之正人
問人不問位

十畫佛像　食彭蜞致吐
方雅篤愼　王葛驢馬
京都三明　不爲致書郵
夢棺夢糞　竹馬空函
早白　一呼盜殞
會稽三康　印龜左顧
修復故堰　何妨一郡
酒重水輕　鴞祀
氈布肉糟　夢得大象

坐無尼父　刺文袴

小安豐　鴝鵒舞

破的相賞　烏布帳

迎璽　鐘石之樂

此客亹亹　汎海吟嘯

恐不免耳　司馬著帽

壁後置人　安石碎金

見草輒改　圍棋賭墅

夢乘溫輿　蒲葵扇

洛生豖　召伯球
慟哭西州門　自造轀輬車
莫近禁臠　益壽奉璽紱
方外司馬　紫羅香囊
見其使才　南軍垂至
青州泒　南北二公
我尚生換　入賢論
幾壞我面　君侯信癡
如意指四坐　封胡羯末

惟在此見　徵雲點綴
世無渭陽情　謝白商
姤婦告絕

兩晉清談卷八

華亭王如金善香氏校

此舅此甥　王忱字元達坦之子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嘗造其舅范甯與張元相遇甯使與元語元正坐斂衽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元失望便去甯讓忱曰張元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甯謂曰卿風流儁望眞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既而甯使報元元束帶造之始爲賓主

連月不醒　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爲人又

年少居方伯之任談者憂之及鎮荆州威風肅然殊得物和桓元時在江陵常以才雄駕物忱每裁抑之元嘗詣忱通人未出乘輿直進忱對元鞭門幹元怒去之忱亦不留嘗朔日見客仗衛甚盛元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悉給之元憚而服焉忱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連月不醒或裸體而遊每歎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父常有慘忱乘醉弔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

蔡州荻　王嶠字開山父佑丞之族子時王敦在石頭欲禁私伐蔡州荻以問群下時王師新敗士庶震懼莫敢異議嶠獨曰中原有菽庶人采之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若禁人樵伐未知其可敦不悅

長短說　袁悅之字元禮陳郡陽夏人悅之能長短說甚有精理服闋還都上齎戰國策言天下要惟此書

死守喪車　荀崧字景猷潁川臨潁人魏太尉彧之元孫時王彌入洛崧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

追將及同旅散走崧被髮從車守喪號泣賊至棄
其母尸於地奪車而去崧被四創氣絶至夜方蘇
葬母於窖山
足以殺賊　荀羨字令則清和有準年七歲遇蘇峻難
隨父在石頭峻甚愛恒置膝上羨陰白其母曰得
一利刀子足以殺賊母掩其口曰無妄言年十五
將尚尋陽公主羨不欲連婚帝室仍遠遁去監司
追不獲已乃出尚公主
中興方伯　羨由長史遷建威將軍吳國內史除北中

郎將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殷浩以羡在事有能名故居以重任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羡之少者

王何罪深桀紂　范甯字武子汪之子以時方浮虛相扇儒雅日替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詆之

目疾古方　甯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邱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

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簁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三嘏　劉惔字眞長沛國相人祖宏字終嘏光祿勳宏兄粹字純嘏侍中宏弟潢字冲嘏吏部尚書並有名中朝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

居下訕上　惔爲丹陽尹爲政淸整門無雜賓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有相舉正惔曰夫居下訕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正源鎭靜流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返遂寢而不問

故常奴耳　惔性簡貴與王羲之雅相友善郗愔有傖奴善知文章羲之愛之每稱奴於惔惔曰何如方回邪羲之曰小人耳何比郗公惔曰若不如方回故常奴耳

第一復誰　桓溫嘗問惔會稽王談更進耶惔曰極進然故第三流耳溫曰第一復誰惔曰故在我輩

以子戲父　張憑字長宗祖鎮蒼梧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豈宜以子戲父耶

張孝廉船　憑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彥初欲詣惔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座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座

皆驚惔延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旣
還船須臾惔遣傳教覓張孝廉船便召與同載遂
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窣爲理窟
官至吏部郎御史中丞

下自當煖　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母殷氏高明有
行家貧窶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爲作襦令伯捉
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褌伯曰不復須
母問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尙熱今旣著襦下亦
當煖母甚異之

辯謙　王坦之嘗著公謙論袁安作論以難之伯覽而美其辭旨以爲是非既辯誰與正之遂作辯謙以折中

陽醉大吐　王允之字深猷舒之子方總角從伯敦謂爲似已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已便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汚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吐中以爲大醉不復疑之

向哭伯仁　王彬字世儒廙弟也少稱雅正從兄王敦

舉兵向石頭帝使彬勞之會周顗遇害彬素與顗
善先往哭顗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問其
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未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
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爲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
之親友在朝雖無謇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以極
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
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
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爲吾不能殺汝耶
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已來

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腳痛孰若頭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敦議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敦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耶

王白鬚　王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髮皓白人謂之王白鬚

家疾不入　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百日不得入宮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言疾疫之年家無不染若以之不復入宮

則直侍頓闕王者宮省空矣朝廷從之

修屋爲能　謝安欲更營宮室王彪之以爲不可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之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爲先豈以修屋宇爲能邪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

鱟魚蝦鮓　虞嘯父譚子少歷顯位後至侍中爲孝武帝所親愛常侍飲宴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耶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鱟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

因飲大醉出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

興陂溉田　張闓字敬緒丹陽人吳張昭之曾孫爲晉陵內史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佃闓乃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爲其頌計用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功以擅興造免官後公卿並爲之言曰張闓興陂溉田可謂益國而反被黜使臣下難復爲善乃下詔曰丹陽侯闓昔以勞

役部人免官雖從吏議猶未掩其忠節之志也倉廩國之大本宜得其才今以闓爲大司農

拜墓無限　陸曄字士光吳人咸和中求歸鄉里拜墳墓有司奏舊制假六十日侍中顏含黃門侍郎馮懷駁曰曄內蘊至德淸一其心受付託之重居台司之位旣蒙詔許歸省墳塋大臣之義本在忘已豈容有期而反無期必違愚謂宜還自還不須制日帝從之

食酪得疾　陸玩字士瑤嘗詣王導食酪因而得疾與

導牋曰僕雖吳人幾爲傖鬼

索酒瀉柱　玩旣拜司空有人詣之索杯酒瀉置柱梁之間呪曰當今乏材以爾爲柱石莫傾人梁棟耶玩笑曰戢卿良箴旣而嘆息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談者以爲知言

斗酒杵肉　陸訥字祖言爲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熟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來大飲止可三升肉亦不過十臠卿復云何訥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

問謂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君一醉以展下
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惟酒
一斗鹿肉一柈坐客愕然謝徐曰明公近云飲酒
三升訥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溫及
賓客並歎其率素更勅中厨設精饌酣飲極歡而
罷

唯設茶果　謝安嘗欲詣訥而訥殊無供辦其兄子俶
不敢問乃密為之具安既至訥所設唯茶果而已
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訥大怒曰汝不能光

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耶杖之四十

所聞異此　何充字次道廬江灊人初辟大將軍王敦主簿敦兄含時爲廬江郡貪汙狠籍敦嘗於坐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皆爲之不安充晏然自若由是忤敦

志圖作佛　充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親友貧乏無所施遺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

尙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于時郗愔及弟曇
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
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
欲傾家釀　充能飮酒雅爲劉惔所貴惔每云見次道
飮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
今之正人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父克公亮守正
及居選官苟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河內
山簡嘗與琅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
書示衆曰山子以正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

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

問人不問位　陳留時爲大郡號稱多士瑯琊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吏曰是也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

手畫佛像　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像

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勅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象至於雅好佛道所未聞也盜賊奔突王都隳敗而此堂塊然獨存斯誠神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覩物興義私作賦頌可也今欲發王命勅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為夷狄作一象之頌於義有疑焉於是遂寢

食彭蜞致吐　謨初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蠏有八足加

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
尙說之尙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

方雅篤愼　謨性方雅丞相王導作女伎施設牀席謨
先在坐不悅而去導亦不止之性尤篤愼每事必
爲過防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

王葛驢馬　諸葛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靚之子避地
江左名亞王導庾亮導嘗謂曰明府當爲黑頭公
及導拜司空恢在坐導指冠謂曰君當復著此導
嘗與恢戲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恢曰不

言馬驢而言驢馬豈驢勝馬耶

京都三明　潁川荀闓字道明陳留蔡謨亦字道明與諸葛恢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人爲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不爲致書郵　殷浩父羨字洪喬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其資性介立如此

夢棺夢糞　殷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善元言或問浩

曰將涖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

竹馬空函　浩以北伐喪敗坐廢爲庶人徙於東陽之信安縣浩少與溫齊名而每心競溫旣以雄豪自許每輕浩浩不之憚也至是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輙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又謂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浩雖被黜放口無怨言夷神

委命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感但終日虛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咏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後溫將以浩爲尙書令遣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

早白　顧悅之字君叔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

望秋先零

一呼盜殞　蔡裔者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偷入室裔拊床一呼而盜俱殞故浩委以軍鋒焉

會稽三康　孔愉字敬康山陰人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號曰會稽三康

印龜左顧　愉封餘不亭侯初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

修復故堰　愉爲會稽內史何竟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愉自巡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 句音勾

何妨一郡　孔坦字君平侃子也時臺郎初到普加策試前手策問曰吳興徐馥爲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殛鯀而興禹徐馥爲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姦臣賊子弒君汚宮豬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又對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能屈

酒重水輕　孔嚴祖父奕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遥呵之曰人餉吾兩罌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罌果水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异故耳

鴻祀　嚴字彭祖隆和元年詔曰天文失度太史雖有祈禳之事猶釁眚屢彰今欲依鴻祀之制於太極殿前庭親執虔肅嚴諫曰鴻祀雖出尙書大傳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興承天接神豈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無親唯德是輔陛下祗順恭敬留心兆

慶可以消災復異皆已蹈而行之德合神明並禱
久矣豈須屈萬乘之尊修雜祀之事君舉必書可
不愼歟帝嘉之而止

甀布肉糟　孔羣字敬林性嗜酒導嘗戒之曰卿恒飲
不見酒家覆甀布日月久糜爛邪答曰公不見肉
糟淹更堪久邪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
秫米不足了麴蘖事其躭酒如此

夢得大象　張茂字偉康少時夢得大象以問占夢萬
推推曰君當爲大郡而不善也問其故推曰象者

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象以齒焚爲人所害果如其言

坐無尼父　謝尙字仁祖鯤之子八歲神悟夙成鯤常携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顏回也尙應聲答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席賓莫不歎異

刺文袴　尙開率穎秀辨悟絕倫脫畧細行不爲流俗之事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

小安豐　尙善音樂博綜衆藝司徒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爲小安豐

鴝鵒舞　王導辟尚爲掾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鴝鵒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俛仰在中傍若無人其率詣如此

破的相賞　安西將軍庾翼鎭武昌尚嘗詣翼諮謀軍事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卽以其副鼓吹給之

烏布帳　尚爲江夏相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爲尚造烏布帳尚壞之爲軍士襦袴

迎璽　尚往討許昌使建武將軍濮陽太守戴施據枋頭會冉閔之子智與其大將蔣幹來附復遣行人劉猗詣尚請救施止猗求傳國璽猗歸告幹幹謂尚已敗慮不能救已猶豫不許施遣參軍何融率壯士百人入鄴登三臺助戍譎之曰今且可出璽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澁亦未敢送璽當遣單使馳白天子聞璽已在吾許知卿等至誠必遣重軍相救并厚相餉幹乃出璽付融融齎馳還枋頭尚遣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璽致諸京師

鐘石之樂　尙採拾樂人幷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
鐘石之樂自尙始也

此客亹亹　謝安字安石尙從弟父裒太常卿安年四
歲時譙郡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
減王東海及總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
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修曰向客何如大
人濛曰此客亹亹爲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

汎海吟嘯　安累辟不就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
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

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常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爲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耶舟人承言卽廻衆咸服其雅量安雖放情邱壑然每遊賞必以妓女從

恐不免耳　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弟萬之右自幼有公輔之望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弟安妻劉惔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是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

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媿色

司馬著帽　安既爲桓溫司馬溫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

壁後置人　桓溫以簡文帝之喪入赴山陵止新亭大

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旣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

安石碎金　桓溫嘗以謝安所作簡文帝謚議以示坐客曰此安石碎金也

見草輒改　桓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

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

圍棋賭墅　苻堅率衆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元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荅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元不敢復言乃令張元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元圍棋賭別墅安常棋劣於元是日元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元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棋如故

客問之徐荅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

夢乘溫輿　安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

蒲葵扇　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荅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

其中者挺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

洛生詠　安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咏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效之

召伯埭　安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埭

慟哭西州門　羊曇者太山知名士也爲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

落歸山邱慟哭而去

自造輼輬車　謝琰字瑗度安次子遭母憂朝廷疑其葬禮時議者云潘岳爲賈充婦宜城宣君誄云昔在武侯喪禮殊倫伉儷一體朝儀則均謂宜資給葬禮悉依太傅故事先是王珣娶萬女珣弟珉娶安女並不終由是與謝氏有隙珣時爲僕射猶以前憾緩其事琰聞恥之遂自造輼輬車以葬議者譏之

莫近禁臠　謝混字叔源安之孫琰之子少有美譽善

屬文初孝武帝爲晉陵公主求壻謂王珣曰主壻但如劉眞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眞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崧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臠初元帝始鎭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㹠以爲珍膳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群下未嘗敢食於時呼爲禁臠故珣因以爲戲混竟尚主

益壽奉璽紱　混以黨劉毅誅及宋受禪謝晦謂劉裕

曰陛下應天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綬裕亦嘆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益壽混小字

方外司馬　謝奕字無奕安之兄與桓溫善溫辟爲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岸幘笑詠無異常日桓溫曰我方外司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溫飲溫走入南康公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攜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

紫羅香囊　謝元字幼度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止

見其使才　苻堅强盛邊境數被侵冦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元應舉中書郎郄超雖素與元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元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元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

南軍壘至　苻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逯於彭城元

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於泗口欲遣間使報遂令知救至其道無由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趣城爲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僞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遂遇害

青州泒　兗州旣平元患水道險澁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奭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泒擁二岸之流以利漕運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泒

南北二元　元爲會稽內史時吳興太守晉寧侯張元之亦以才學顯自吏部尚書與元同年之郡而元之名亞於元時人稱爲南北二元

我尚生瑍　謝瑍元子也爲秘書郎早卒子靈運嗣瑍少不惠而靈運文藻艷逸元嘗稱曰我尚生瑍瑍那得不生靈運

八賢論　謝萬字萬石才器儁秀雖器量不及安而善自衒曜故早有時譽工言論善屬文叙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四隱四顯爲八賢

論其旨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以示孫綽綽與往
反以體公識遠者則出處同歸
幾壞我面　萬嘗與蔡系送客於征虜亭與系爭言系
推萬落牀冠幘傾脫萬徐拂衣就牀神意自若坐
定謂系曰卿幾壞我面系曰本不爲卿面計然俱
不介意人交美之
君侯信癡　揚州刺史太原王述萬之妻父也萬嘗衣
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聽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
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

如意指四坐　萬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常以嘯咏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自隊主將帥已下安無不慰勉謂萬曰汝爲元帥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豈有傲誕若斯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

封胡羯末　謝韶字穆度少有名時謝氏尤秀彥者稱封胡羯末封謂韶胡謂朗羯謂元末謂川皆小字也韶朗川並早卒惟元以功名終

惟在此兒　謝朗字長度父據早卒朗善言元理文義艷發名亞於元總角時病新起體甚羸未堪勞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其母王氏再遣信令還安欲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遂流涕攜朗去安謂坐客曰家嫂辭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

微雲點綴　謝重字景重朗子明秀有才名爲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嘗因侍坐於時月夜明淨道子歎以爲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

戲重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强欲滓穢太清邪

世無渭陽情　重子絢字宣映曾于公座戲調無禮於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絢父重即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恊之論湛故有此云

謝白面　謝石字石奴萬之弟少患面創療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白故世呼爲謝白面

妬婦告絕　謝邈字茂度妻郗氏甚妬邈先娶妾郗氏

怨懟與邈書告絕邈以其書非婦人詞疑其門下生仇元達為之遂斥元達元達怒遂投孫恩幷害邈兄弟竟至滅門